

弗吉尼亚·伍尔夫女性主义诗学思想的运行轨迹探析

郑茗元

(华北水利水电大学 外国语学院, 河南 郑州 450046)

[摘要]作为将女性主义引入诗学概念的第一人,伍尔夫女性主义诗学思想的基本必备条件和内外兼修方向在当代西方女性主义诗学的发展征程中都能找到踪迹。它改变了西方两百年来理论文本批评话语的惯有方式,并开辟了当代性别诗学差异与女性写作研究通向更广阔的社会现实的文论研究道路。既是女权运动的重要成果,又是后世女性主义诗学解决方案的主要建筑师和设计者。

[关键词]伍尔夫; 女性主义; 诗学

doi:10.3969/j.issn.1673-9477.2015.04.022

[中图分类号] I10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9477(2015)04-071-04

弗吉尼亚·伍尔夫的女性主义诗学思想改变了西方两百年来理论文本批评话语的惯有方式,是女权运动的重要成果。在当代女性主义诗学的发展历程中,她的诗学思想踪迹以女性主义的批评力量,从女性经验的整体性出发,成为后世女性主义诗学解决方案的主要建筑师和设计者,并为这一文论领域的疆界拓荒确立了当代西方文化的批评维度和理论核心。

一、伍氏女性主义诗学的设定条件

在伍尔夫思考的性别差异思想和文化批判的诗学理论问题中,“写作的必备条件”是众多沉思内容中最为基本的问题,用伍尔夫自己的话来讲,就是要有“一间自己的屋子,每年五百英镑的收入”^{[1] (P11)}。因为只有这样,女性才有真正的“心灵上的自由”可言,才能形成不同于男性价值观的女性意识及思维模式,进而摆脱千百年来的父权体制观念强加给她们不利因素和生存困境。为此,表面上已经获得了与男性平等的社会政治权利的女性,尤其是在一些少数族裔黑人女性和第三世界国家的女性那里,平等、民主的价值观念还远远没有成为遍及全世界的社会共识。第三世界中的女性主义思想研究试图在西方妇女解放运动的历史脉动中,再现自己种族社会内部的政治意识与文化背景,甚至不惜跨越国界,从各个层面揭露了女性现实处境中不平等的权力分配结构以及这种被压迫、被奴役的社会地位在国际秩序中所处的边缘界限和缺失角色。诚然,诸上种种的不公正现象就是妇女受压迫和歧视的重要根源。其次,在西方发达的商业化社会中,被出版集团定义为“盈利作品”的许多妇女小说也仍然

是女性主义诗学研究的一个重要维度。即使为了表现女性自己的写作环境,勉强获得商业成功而形成的一些男性化的阅读方式及制度化的手段,也总是试图通过在社会政治层面强调女性作者的“独立性”,而再重新为“阅读妇女”和“妇女阅读”的写作行为创造适宜必备的社会文化心理条件。以往的写作经验都是一种男性的经验。这种意义会冲击或破坏女性主义的批评方法。至此,致力于抹煞传统性别等级、为历史补遗“话语空白”的女性主义诗学理论,为了与转变话语权的“阅读妇女”一起,创造出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当代女性话语体系的理论策略和建构机制,才毫不余力地立足于女性“自我”的内心深处,来探寻女性自己的体验特质和价值观,以期培育出一片“属于女性自己”的有别于男性领域的写作土壤。

(一) 女性诗学传统的建构

长期以来,为了挖掘和重建女性文学史的情感价值观念,伍尔夫在面临女性写作道路上的重重关卡和层层障碍的时候,第一件事就是先仔细考察女性写作理论的思想渊源和现实基础。她曾说:“即便是女性作家们背后没有一个局部的、现成的、可供使用的诗学传统,从萨福、紫式部,到简·奥斯丁、夏洛蒂·勃朗特等著名女性作家,她们也会拿起笔为自己、为自己的女性同胞们写作。”^{[2] (P160)}伍尔夫的女性主义诗学议题一直是中外西方文论专题研究探讨的热点。我们可以通过对妇女文本和妇女文学史的详细阅读,来发展、挖掘女性主义的批评理论和女性作品的普世价值。

“阅读妇女”的文学史清理行动,是为提高女性的自我意识而展开的。它不仅给女性主义的解放

[投稿日期] 2015-09-07

[基金项目] 2015年度河南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后现代社会多元文化视域下的弗吉尼亚·伍尔夫生态伦理诗学观研究”(编号:2015-GH-426)的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 郑茗元(1980-),女,河南驻马店人,副教授,博士,研究方向:西方文论。

事业提供了理论高度的实践方向,还预示出新女性主义理论的视点角度向多元化发展的趋势。也就是说,在古典和通俗的男性文学作品中,把妇女描绘成天使或怪物,乃至把妇女排除在文学史之外的模式化事实揭露了文学实践中的男性霸权以及“厌女现象”。与此同时,女性文本的阅读行为则从各个层面抛弃了男性文学规范的传统价值判断,把适合女作家表达异质情感经验的“女性句式”当做是解构男性话语的一块敲门砖,探究了女性写作的新模式和新技艺。20世纪70年代以来,如1977年,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视野下的妇女创作曾一度崛起,并引起了世人重新阅读的兴趣,其间,最值得一提的是肖瓦尔特的《她们自己的文学》,这部阐述19-20世纪英国女性作家书写价值体系的批评史研究专著,以不同视角梳理了妇女写作的共同特点和艺术成就,给人以鞭辟入里之感。至此,在世界文学历史的普及性大背景中,妇女创作观的生命力和影响力才有史以来第一次迈入文艺理论研究的神圣殿堂,成为英美女性主义诗学研究的工作思路和全部重点。此外,因有“母亲之声”而成为一切女性创作源泉的伍氏女性主义诗学传统还主张要回到既在血缘中、又在经验中的女性世界那里去,这种太初女性空间的“理想理论王国”在文学史的重新清理层面上重新获得了恢复和延续。

(二) 女性价值的发掘和表现

在艺术和生活之中,为了发展女性独特的价值观念和创造力,伍尔夫不惜在妇女写作中“忠直”地表现女性自我,并希望以此来改变那既定的男性价值观念的严肃性和重要性。她指出,“要把男人所认为重要的东西看得微不足道,就应当在女性写作中始终如一地去表现独特的女性价值观念。”^{[3](P64)} 当今,“女性美学”(Female Aesthetics)和“女性写作”(Ecritzre Femine)的文论批评范式都可在伍尔夫的性别差异思想中找到理论或形式的源头。女性独特的话语方式和结构方式要求有一个以女性经验来界定女性主义批评文体的发明和出现,这种文学体裁的阐释方法和思想特性到了当代女性主义这里,显得更为迫切、更为清晰。事实上,在批评话语中使用女性语言的“女性美学”尝试是一种松散、串连的文体反映,它在用女性写作标准来衡量女性生存经验的同时,凸出强调的是女性历史与文学史观的自然性和超拔性。同时,由西苏在《美杜莎的笑声》中首次提出的“女性写作”术语,也被伍尔

夫变成了文学批评理论中的一个模式。它刻意针对妇女与语言之间的关系问题,并通过其他超现实主义和先锋派写作技巧(如密码语、新词语、双关语、暗示、停顿等)的广泛使用,来印证当代女性主义批评考验社会制度的诗性特质,以完成用语言和文本去记录自己声音的最终标的和抱负初衷。

(三) 双性同体的创作机制

站在后现代女性主义的性别取向立场之上,伍尔夫是第一位将“双性同体”的个性整体性目标作为文艺批评文明程度考量准绳之一的现代女性作家。她说:“一个半雄半雌的脑子是会起反响的,多孔的;它是能毫无隔膜地传达情感的;它是天生能创造的,炉火纯青而且完整的。”^{[4](P105)} 据此,我们可以相信,伍尔夫头脑中的创造性艺术家应该是一个双性同体、半雄半雌、且能彼此互融互调的统一体。早年,艾尔曼(Mary Ellmann)在《想念妇女》中就曾关注过双性同体诗学的性别立场,她主张在承认性别差异的认识基础前提下,通过“双性同体”的完美平衡概念来实践性别无意识的文艺创作活动。法国当代最有影响力的文学理论家埃莱娜·西苏在《美杜莎的笑声》里也曾提出过“既要尊重差异、不抹煞差异;又要重视差异、追求差异”^{[4](P117)}的“阴性书写”理论主张。这种主张是一种忘记两性的性别差异但又不消灭性别差异特征的雌雄同体诗学论。西苏认定,女性作家不会因为“双性同体”的性别无意识魅力而倾向于更为女性化的创作状态,也不会摒除女性的性别特征而转向男性话语的写作气质。上述方面对当代女性主义诗学的理论框架产生了不小的影响,尤其是在伍尔夫的诗学课题上也留下了些许的思想印痕。有些学者甚至认为,伍尔夫女性主义批评中所关注的女同性恋、女性姐妹情谊等问题多带有后现代主义的文学色彩。这些问题“不仅关注真相,而且关注真相是怎样得以假定的。”^{[3](P87)}

二、当代西方女性主义诗学研究的新方向

归纳起来,伍尔夫的女性主义诗学思想研究历久弥新,不仅讨论了外部时代思潮的社会态势,还讨论了女性主体的自身建设条件。她要表现的女性和写作间的性别意识关系既受制于西方文论史上的历史宏观文化语境,又受制于性别诗学实践的智力条件和心理条件。来自于女性几千年生活经验的诗学女性价值,换来的不仅有女性与自我、语言与身

体的“结合力量”，还有女性与男性、女性与现实的“关系心声”。面向外部社会现实和内部女性主体意识的伍氏女性主义诗学研究，同时关注着内部世界和外部世界的替换更迭，开辟了黏附于女性经验之上的诗学新篇章。

（一）外部方向

伍尔夫女性诗学思想的观念背景是建立在她对女性哲学、社会学层面的思考基础之上的。为了发掘女性本质，她对传统与继承、女性与写作、语言与文化、婚姻与家庭、女性与战争等关于女性与历史创造和贡献问题的纵向思考就是作为其女性诗学思想的理论资源前提而存在的。因此，从60年代开始的英美女性主义诗学研究也在当下接过了伍尔夫“相信语言能反映现实”的这一思考，并热衷于将“现实主义”女性人物的描写方法作为“生活的真实写照”的一个视点加以分析和运用。早在《性的政治》中，米利特就对现实主义的文学观持崇尚态度，认为“女性人物对应于男性作家”^{[5] (P61)}的理论立足点就是语言对应于现实的典型形态。所以，伍尔夫女性诗学的实质内容就是经验主义和现实主义的，它的符号系统与象征秩序就是以构建女性叙事权威、发出女性声音为己任的。

在面对女性主义诗学的一些基本问题时，伍尔夫面对现实、批判现实、重构现实的历史书写立场在女性写作与文化传统的关系上并不如人们想象得那么的一致。也许，存在于社会现实和男性之外的女性意识，在父权制的女性文化荒野地带还抱有从事写作或批评的文学幻想，它们对表达媒介的选择和对性别认同的审查更决定着女性小说艺术追求的成败与得失。因此，我们可以说，伍氏女性主义诗学的思想基础和创作空间是一个将美学理想和女性传统联系在一起的结合主题，二者既相互影响又相互促进。

（二）内部方向

伍尔夫热衷于话语革命，追求女性主义诗学的理论化和逻辑化。她选择的道路与拉康的精神分析理论和德里达的解构主义哲学框架不同，伍尔夫试图通过“女性写作”的符号话语革命来颠覆男性主义的中心思想，她认为一再阻碍女性从事文学创作活动的历史根源和现实原因都是由于人性原欲上的压抑心理而造成的。为此，在伍尔夫的小说中，任何言辞的交流都可以与话语问题联系起来看待，并能凭借着直觉的力量，在沉默的自我中深刻地意识

到对方的存在。她对“女性”主体的独特理解其实是女性寻找“自主”的一种声音，它很少与政治直接挂钩，也不怎么用女性主义的批评模式去分析或比较女性形象，只是在精神的孤独中代表着多元女性主体反抗惯例文化和语言的一种反叛态度，这昭示了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心理分析趋势和解构方向。

由此可见，伍氏女性诗学的建构机制强调从心理、语言层面切入女性与社会、现实、政治之间的关联。相对于英美法女性主义诗学的外向之路（面向社会现实）而言，伍尔夫的女性主义诗学道路是向内转的，它是从女性心理、语言开始的一种面向女性主体内部意识的新道路。它注重的是一种新的人性，是一种看重“生活本身”和“永恒人性”^{[6] (P87)}的生命艺术。而这一道路在伍尔夫的笔下拓得更为宽敞，并由女性经验的细小片段和意识瞬间创造出一个“唯美”的整体世界供世人把玩。关于这两种方向的反映和解读，伍尔夫的女性主义批评是理性的，她选择“镜子”的方法形象地将文学比喻成是社会环境的产物，并将解构文本的新的文艺思潮视角加入到文学批评的动态系统中来，以期能将创新的叙事技巧和传统上的艺术本源论结合到一处。这种认识作为伍尔夫小说艺术的一种精神真实状态，探索并维护了隐藏在表象背后、由经验酿成的纯美感受意义，表征了现代人分裂而破碎的生命体验。在伍尔夫这里，永恒的瞬间与瞬间的永恒是同时存在的。它们以规定代替描述，视女性欲望为力量的源泉和分析的主题，并将这两者的基本生存状态以一种“追溯渊源”的自然认识联系起来，这一认识与女性经历息息相关。

三、结语

诚然，女性主义诗学一直在企盼更适合自己生存的语言世界，同时也在祈求更理想的两性关系呼唤中面临着重大的精神困惑和人文反思。究竟是应该在超时代的女性文学史发展道路上致力于女性历史与女性文学的内部建构？还是该在女性主义批评的建设征程中用性别差异的自然理论来努力使女性话语的黯哑状态从边缘转移到中心？这些疑点的审视和考察不仅有助于我们再次理清伍尔夫女性主义诗学思想的内在生发缘由和时代运行轨迹，而且还有助于我们重新划定伍尔夫在西方文论发展里程中的世界意义和先驱地位。

（下转第85页）

实存在一些需要摒弃的糟粕，清朝官员辜鸿铭“半部论语治天下”的思想是要不得的。对待传统文化的正确态度，是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深入挖掘、提炼那些对现实有参照意义和思想启迪价值的内容，进而发扬光大，使之形成滋养当代民族精神的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源泉。

综上所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儿女共同的精神家园，以此为根，才能提高当代中国公民正确的价值判断能力、理性的道德选择能力，提高公民的道德自觉，增强其主体意识和责任意识，最终树立公民价值观信仰，构建优良的公民道德人格。

参考文献：

- [1] 中共中央宣传部. 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读本[M]. 学习出版社、人民出版社, 2014.
- [2] 国务院新闻办, 中央文献研究室, 中国外文局.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M]. 外文出版社, 2014.
- [3] 商聚德, 等. 中国传统文化导论[M]. 保定: 河北大学出版社, 1996.
- [4] 王荣花, 等. 中国传统文化概论[M]. 北京: 中国文联出版公司, 1998.

[责任编辑 王云江]

Chinese excellent traditional culture and conservation of socialist core values

Ma Jin-nan, Liu Jian-hong, Geng Hui-hui

(Party School of Handan Municipal Committee of the CPC, Handan 056000, China)

Summary: From the moral and values level describes the essence of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and contemporary significance, arguing that according to various misconceptions about traditional culture, the root of the problem, and make things right, guiding citizens grasp the excellent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and foster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arrying forward the Socialist core values.

Key words: core values conservation, traditional culture

(上接第 73 页)

参考文献：

- [1] Alt, C. *Virginia Woolf and the Study of Nature* [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0.
- [2] Huggan, G. & H. Tiffin. *Postcolonial Eco-criticism* [M]. London & New York: Routledge, 2010.

- [3] 盛宁. 文学: 鉴赏与思考 [M].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97.
- [4] 瞿世镜. 伍尔夫研究 [M]. 上海: 译文出版社, 1988.
- [5] 高奋. 西方女性独白 [M]. 武汉: 华中理工大学出版社, 2000.
- [6] 张耕云. 生命的栖居与超越 [M]. 杭州: 浙江大学出版社, 2007.

[责任编辑 王云江]

A Brief analysis of intellectual trajectory in Virginia Woolf's feminist poetics

ZHENG Ming-yuan

(North China University of Water Resources and Electric Power, Zhengzhou 450046, China)

Abstract: As a leader of feminist poetics, Woolf's feminist intellectual trajectory can be traced up in the developing journey of our contemporary western feminist poetics in all-around aspects, especially in terms of its basic prerequisites as well internal and external directions. Her gender ideology has changed the usual thinking way of text criticism discourse within recent two hundred years, and opened up a new research platform leading to broad social reality and female subject consciousness for the contemporary western feminist poetics. This literary theory is both an important cultural achievement of the feminist movement and an essential architectural designer of the later feminist poetics solutions.

Key words: Woolf; feminism; poetics